潘玉毅

画 绿

大自然是一个画匠，绿是她最喜欢也最擅长用的颜色。

天下之大，无非草木，而绿是草木的基色。高如千年古樟，矮如地面杂草，哪个不是其色青青或者其态茵茵呢？

每年，从柳树枝头的一点新绿，到绿遍山原白满川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春天刚刚降临人间时，枯木枝头会泄露一点两点若有若无的浅浅的绿色，这绿色预示着春天的到来。这就好像出远门的孩子，人还没有到家，先给父母打了一通电话，父母闻着音信，在家中翘首以盼，数着日子等待孩子的归来。

紧跟着这个绿色就生动了起来，仿佛孩子的身影已经出现在村口，行不数步便能踏进家门了，父亲赶忙上前去迎接，母亲则在灶台前做起了孩子爱吃的菜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绿成了自然界诸色调中的主色调。放眼望去，满目都是绿：大树是绿色的，小草是绿色的，蔬菜是绿色的，瓜果是绿色的，甚至连石板路、墙角边的苔藓也是绿色的。当人们将目光穿过幢幢楼房的阻隔，向天际处望去，当会发现远山也是绿色的。

有意思的是，虽然只有一样绿色，却能赏出千般滋味。绿只一个字，绿色则有很多种，有的是鲜绿色，有的是墨绿色，有的是蓝绿色，深深浅浅，疏疏密密，煞是好看。有些绿是我们常见的，有些绿是我们陌生的，却无一例外地令我们感到惊喜。绿色渐变的过程仿佛由点染到泼墨，足可见一个画匠的功力。

大自然的非凡之处在于她以风为笔，以雨为墨，以大地为画纸，倾尽一身本事，纵情挥洒，恣意描绘，明明不成章法，却又能独得气象，让人欲罢不能。这幅画画得可真大啊，无论你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能看得见，而且看得很清楚。当你行走在路上偶尔抬头时，当你工作累了站在窗口眺望时，远处或者近处，总有一点两点的绿，总有一片两片的绿。

这绿不止落于花草树木间，还落在水上。江水透，层林染。河流两岸的杨柳是绿色的，种在岸边空地上的蔬菜是绿色的，映入水中，连水也是绿色的。当然，即便没有这些，水的颜色也是绿的。埠头延伸处，水中的水草、茭白，让水的眸子显得愈发地深邃而清幽了。

绿色养眼，当你看书看得倦了，不妨去街上走走，去山里看看。山上的茂林修竹、清流急湍自不必多说，单是近处，道路两边遍植梧桐和樟树，亦可称得上赏心悦目。在慈溪，樟树尤其多。樟树上有成千上万枚绿叶，像一只只绿翅膀的蝴蝶停在树枝上，委婉动人。有时绿叶丛中也会夹带一两枚红叶，仿佛画师在调色的时候走了神，出了偏差，但这样的意外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美丽？风一吹，有东西从天而落，落得满地都是——细细的，绿绿的，也不知该叫它樟树籽还是芽鳞。鞋子踩在上面，有一种踩着沙子般的松软感觉。

室外有绿色，室内也有。现代人大多喜欢在阳台上放几个盆栽，在办公室里养一点绿萝、文竹，或置于窗台，或放于办公桌上，不动声色地将养眼的绿色移植到了斗室之中。这样无论上班还是下班，都能让眼睛做一下有氧呼吸。

显然，实事求是地讲，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里都还有其他的颜色，红，白，黄，蓝，紫……但是不可否认，在春天和夏天，绿是最多也最显眼的颜色，不管你将目光停留在远处还是近处，此处还是他处，视线范围里都有绿的存在。唯有等到西风一起，露啊霜啊交替而来，直至冬雪覆盖原野，绿色才渐渐地稀疏了，但是它仍会存在于人的记忆里。那枯树枝头，曾经有过绿意，那白雪覆盖下，可能也深藏着些许或者很多的绿色。高明的画师，画有穷而意无尽。画画本就不只有白描，还有留白，秋冬季节的绿便是一种留白，借助于人的想象力，存在于人的脑海中。

自古文人有七件事：琴棋书画诗酒花。这几样东西其实是一种互文的关系，琴中有棋亦有画，画中有棋亦有书。而大自然作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匠，从绿色登临人间到落满人间，一笔一划，皆得妙趣。甚至，连那风和雨也都绿色的。也许，这已不是画画，而是喷绘了。

王月英

最美的秀发

那年那个孩子刚转到我班时，校园里的丁香花开得正浓。五月的阳光照在她瘦瘦的身上，暖暖的。她个子不高，额前留着齐刘海儿。令我诧异的是：她的头上围着条浅绿色、很大很厚的围巾。在这初夏时节，那围巾显得分外闷热，让人有一种想摘下它的冲动。面对我迷惑的眼神，她低下了头。一只手不安地绞动着衣角。

她叫刘秀云，是奶奶带她来办理转学手续的。奶奶含着泪，向我讲述了秀云的境况：秀云的母亲两年前因病去世。父亲一人带着她在城里生活。邻居们不忍心看着父女如此艰难地过日子，纷纷帮着父亲介绍对象，可来家相亲的女人们见到秀云，都打了退堂鼓，杳无音信。秀云是个要强懂事的孩子。她知道是由于自己的存在，才导致父亲很难再成家。她不忍看到父亲那孤单落寞的神情，就悄悄地留了张纸条，告诉他，她回乡下奶奶家了。

送走了奶奶，我回班上课。全体孩子起立，问好。齐刷刷的小脑袋中，秀云那浅绿色的围巾格外扎眼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对她说道：上课时，男生不许戴帽子，女生不许围围巾。她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安静地看着我，眼里有着乞求与忧伤。“这孩子心里藏着多少事啊！”我叹了口气，让孩子们坐下，开始上课。

隔几天学校仪容仪表检查时，班长跑来告状，说学校规定：女生不许留刘海儿。刚来的同学因为有刘海儿，不合格，让她把刘海儿梳上去，死活不肯，结果给班级扣了分。我让其回班级转告秀云，课间来我办公室。可等了一整天，她没来。第二天上午，她还是没来办公室，刘海儿依旧留着。

中午放学时，我站在教室门口，带着她回到家里。吃完饭，我坐在沙发上给她削着苹果。她静静地来到我面前，眼里充满了忧伤，“老师，我不想围围巾上课，也不想留刘海儿，我真的有难处。”说着，她用右手把围巾解开，呈现在我面前的是整个头顶没有头发，头两边零散着东一绺西一绺的头发。

我努力地掩饰着自己的惊呆，“孩子，你这头发？”

“老师，我这头发过完年就开始掉，大把大把的。因为我已经决定来奶奶这里上学，也就一直没告诉爸爸，怕他担心。奶奶给我用生姜抹，没见好转。我怕这的同学们嘲笑我，只好围着围巾，不敢摘下。”

“现在我的头发中，唯一正常的就是刘海儿这。我舍不得剪掉，也梳不上去。我想留着它，我喜欢长长的秀发。老师，您能让我留着刘海儿吗？它是我的希望。”

我一把搂过这孩子，“秀云，别怕！这的同学们都很友好。你的头发一定会长出来。不要自卑，要从内心让自己坚强起来。你已经很懂事了，我们一起面对困难。相信我，有希望的生活才会充满阳光。坦然面对眼前的一切！”

隔日，我送了秀云一条透气但不透明的纱巾。班上的同学知道她的情况后，没人嘲笑她，更有几位漂亮的女生围起了和她一样的纱巾，走在校园里，就象夏天的花儿在绽放。渐渐地，秀云的脸上有了笑容，目光中的忧伤减少了许多，增加了更多的自信。

毕业典礼上，秀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上台发言。那天，她摘掉纱巾，剃了光头，神色自若地走上主席台。全校同学都热烈地鼓起掌来。风从礼堂的窗户刮进来，轻轻地抚摸着秀云那光秃秃的头顶。我的眼睛有些湿润。从今天起，这个没有头发的小女孩将会彻底改变，迎接她的是生命的绽放，长发飘飘的日子在前方等着她。

陈树庆

时光里的樱桃树

人是怀旧的。每当夜深人静心底就会涌起对老家院子里樱桃树的怀念。在当年似乎并没有多少吸引我的樱桃树，但是在今天成了最醇厚、最浓烈的绝响。

樱桃好吃树难栽。但这难不倒和土地打交道的母亲。新院刚落成，母亲欢天喜地去集市购买了棵樱桃树，把它种在小院里。父亲说，很难栽活的。可母亲喜滋滋的说，咱家人气旺，人旺树也旺，能栽活的。还真让母亲说中了，当年樱桃树发出了旁枝，郁郁葱葱，枝叶茂盛，次年的春天开花结果。樱桃成了我的念想，年年盼着结出甜美的果实。

一到春天，伴着春鸟儿的欢叫声，樱桃树一夜之间披缀出无数的小绿芽，含情脉脉。在一片春光中变成一树灿烂缤纷的樱花，簇拥着铺满枝丫，素雅，粉嫩，以热闹姿态，在樱桃树上，跳跃、摇曳，花香满院。微风一吹，樱花随风飘舞，如雪纷，如蝶舞，整个院落成了樱花的世界。樱桃花儿谢后，长出了樱桃，一抓儿一抓儿的，像珍珠玛瑙，好看极了。在阳光下或春雨中，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，慢慢地由小变大，由青变黄，最后成了诱人的红色，樱桃熟了。樱桃一熟，引来各色鸟儿聚集在树上，啄食甘甜的果实，叫着悦耳的歌声，不几天地上会积一层连皮带肉的核，与核一起存在的，是一泡泡或白或灰酸臭的鸟屎。樱桃在绿叶中闪动着红光，在微风中摇曳生姿，在绿叶间忽隐忽现，勾着我的眼睛和馋虫。

清贫岁月里，樱桃难觅，母亲用小盅盛得三四，作为招待上宾的美味。而我最渴望的，是可以吃到樱桃，用弹弓去打我没见过的鸟。每天放学，偷偷地溜到樱桃树下凝望。只要母亲不在，站在凳子上偷摘红透的樱桃吃。村里的孩子们成天围着我家打转转，情景像过节一样。母亲摘些红透的樱桃，晾在藤条编的箩筐里，见孩子们招呼尝几颗红樱桃。说是乡里乡亲都是一个庄的人，吃几颗樱桃不算啥。大家都来尝尝，明年又是好收成。一棵桃树，繁衍成数棵，为街坊邻里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。我大学毕业后离开老家参加工作。从那时起，我的工作常年流动，而且行走的脚步离家乡越来越远。每年回乡探亲，与母亲聊起当年亲手栽下的樱桃树。她说，樱桃红了时，就格外想念在外工作的我。远隔千里之外的我，理解母亲对我的思念之情，也想象着樱桃成熟时的情景。

现在，樱桃树已长成比老屋还高出许多的大树，树丫斜伸到天井中间，将整个树冠撑得像一把巨伞，绿绿茵茵遮住老屋的半个四合院。每年照样开出一树樱花，结满一树的樱桃，让人垂涎欲滴。夏日，无数鲜亮光洁的绿叶组成一道散暑消凉的屏障，庭院变成纳凉的胜地。秋日，樱桃树散尽最后一片枯叶，还一片碧蓝的秋空。冬日，樱桃树变成玉树琼枝，装扮得银装素裹。相比于夏、秋、冬季，我更渴望春天的到来，樱桃树开花时，满院子的芳香，飘落的樱花也是一道风景。倒不是我特别地爱恋樱花，而是樱花过后，满树挂满的樱桃。

樱桃树伴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。如今，再到乡间去走一走，大棚栽培出来的樱桃可以经常买来尝。而我，根扎在故土之外，枝干、叶子伸向了远方。经历了一冬考验的植物们，在春雷乍动的惊蛰之后，不管怎样的春暖春寒，开花、发芽，无一不是在展示崭新的自己，就像老家院子中的那棵经历了一番沧桑的樱桃树，依旧在春风中微笑，真想回去看看母亲栽种的那棵樱桃树。

韦秀琴

夜雨剪春韭

暖暖的春风一吹，春雨便潇潇而下，树越来越绿，水越来越清亮，一切生机盎然。韭菜们也争先恐后冒出来。山坡上，菜园里，一畦畦春韭，齐刷刷地长着，遍地都是，氤氲香色中鲜嫩无比、沁人心脾。可以随手采上一两把，乐滋滋回家，弄一顿美滋滋的菜。春天来临季节，谁也不想错过韭菜，大饱口福。

大鱼大肉的春节刚过，满肚油腻，吃东西都不能开胃。人们便把目光投向了韭菜等这些新鲜的野菜。被春雨淋过的韭菜叶片特别肥厚些，水灵灵，鲜嫩嫩的，像是刚从水里洗出来一样。韭菜上带着晶莹的水珠露珠，在阳光照耀下，水珠晶莹跳跃，韭叶碧绿碧绿。这样的韭菜，看上一眼，也会口内生津的。

俗话说：“一月葱，二月韭”，吃韭菜就是要赶在这个季节。农历二月的韭菜最嫩。春天的头茬韭菜最是鲜嫩多汁。因为春韭凝结了整个冬天的精华，在春雨的滋润下萌发起生命的欲望，争先恐后地向上伸展，亭亭玉立在寒气未消的早春。此时的韭菜口感好、香气浓，最宜食用，有“春菜第一美食”的美誉。

采回来的韭菜洗干净，如果不想沾腥带荤，想清清爽爽吃一把，可以清炒韭菜。韭菜叶片肥厚，香味浓郁，茎杆脆嫩，清香甘甜。加上一把旺火，锅里的油滋滋有声，便把洗好的韭菜放进去，反复捞几下。待过油一遍，撒些盐，即可出锅。不能炒得太久，叶子弄黄了，就没什么味道了，而且营养都流失了。吃起来，味同嚼蜡。

若是想带点荤，可以炒个鸡蛋韭菜，那是最经济最传统的一道菜。打几个新鲜鸡蛋，撒合适的盐，在盆里将蛋黄蛋清搅拌均匀；然后将洗好的韭菜切细，放到盆里搅和，让鸡蛋和韭菜充分融合。锅里放些调和油，起火将油烧热，把盆里的鸡蛋韭菜，一股脑倒进烧红的锅，不断捞翻，待鸡蛋炒熟，即可起锅。韭菜炒鲜虾可是一道最好下酒的菜，虾的清甜和韭菜的草香交织，让你欲罢不能。夹上一口菜，下一口酒。锅里鲜嫩清香，吃起来，满嘴留香，酒醉了，心更醉了。

那么好吃的韭菜，你可尽情地吃，因为春韭的生命力异常旺盛。一畦春雨足，翠发剪还生。看到长得茂盛的韭菜，一把亮闪闪的镰刀割过去，像是稻田收割那样，平平整整，确实让人心疼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。其实你不用担心，若是一场潇潇春雨洒过，过两天去看，那原先矮矮的韭桩竟然油油地长满地里，那刀痕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你不由惊叹韭菜生命力的强大。

虽然韭菜生命力那么旺盛。但如果想割韭菜好吃些，不得不讲究割春韭的时间。最好是在清晨或早饭后，这时气温清凉，采来的韭菜清新，水嫩。古谚云：“触露不掏葵，日中不剪韭”，李时珍也强调：“叶高三寸便剪，剪忌日中。”都提醒人们不宜在中午割韭菜。葱怕雨，韭怕晒。中午强烈的太阳把韭菜晒焉巴了，水分荡然无存，还有什么鲜味呢？杜甫在《赠卫八处士》中说：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”看来杜甫所说的夜雨后割春韭，真是绝妙时机。雨后放晴，清晨的春韭缀着晶莹的水珠，满含一汪柔情。

韭菜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，对人的生命有很多补充能量。比如有大量纤维，能增强肠胃蠕动，有助消化，可以预防肠癌；还含有挥发性精油及含硫化合物，更具有降低血脂的作用。民间自古称韭菜为起阳草，具有温中下气、补肾益阳等功效。传统中医习惯于用韭菜来治疗男性性功能低下症。男性需要壮阳，女性也要多吃具有壮阳、助阳的食物，能让女性肌肤变得更白皙，显得在春日里更加娇艳动人。

剪一把春韭，吃一份健康。

沈长洪

故乡的梧桐树

前几日老家来信说，表哥家的二小子要结婚了。父亲母亲欢喜了大半日，说可以趁机回一趟久别的故乡了。

跟父母离开故乡已有多年，记忆中窄窄的黄土路，如今已变成了宽敞笔直的水泥路。而往年土屋篱笆院落也被一座座崭新的砖房洋楼所替代。母亲忽然说道，先回咱们的老屋看看吧。

沿着记忆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小路。倒是母亲踮起脚尖，往远处稍稍张望了一眼，便指着远处一座破落的院落说道：“那里就是了。”我顺着母亲的目光，果然发现了端倪。远远地，一棵开满花的树，摇动着花枝，仿佛正在为我们指引方向。

那是一棵高大挺拔的梧桐，就种植在老屋的院里，是父亲年轻时栽种的。而奶奶却叫它“凤凰树”，她常念叨说，就是因为种了这棵“凤凰树”，才引来勤劳善良的母亲来到了我们家。而这棵象征吉祥的梧桐树上，还被父亲用绳子做过一个简易秋千，陪伴我和哥哥度过了无数快乐的童年时光。

每年的4月间，院里的梧桐便开满了淡紫色，犹如小喇叭形状的梧桐花。层层叠叠的花苞随着春末乍暖的风轻轻晃动，像一串串风铃。而一股沁人心腑的淡淡花香也会被风吹拂得四处摇曳。或落在衣襟，或染在门楣，或是直接飘进了邻家的院子。

那时的乡下院落，一般会种植槐树枣树，只有我们家种了一棵枝叶繁茂的梧桐。每年的夏日，整个院落几乎全被这棵梧桐繁茂的枝叶遮住。丰子恺的《梧桐树》一文中曾巧妙把“芭蕉”与“梧桐”互换，一句“梧桐分绿上窗纱”，便恰如其分道出了夏日梧桐下的阴凉意境。而到了入夜，母亲会在树下铺一张凉席，供我们枕着树隙中筛下的星光乘凉。她一手拿着蒲扇为我们驱赶蚊虫，一边在我们央求下讲好听的神话故事。

梧桐不仅夏日让全家乘凉，到了秋末结了种子，母亲便会炒熟后分给我们吃，酥脆的梧桐子可是童年时难得的零食了。梧桐子不但可以榨出香喷喷的桐子油，还是一味中药，可以清热解毒，帮助消化，是不错的消食药呢。

如今生活在繁忙都市里，道路两旁种植的大多是法国梧桐，而开花的梧桐却很少见。如今看着眼前这棵开满花的梧桐树，母亲与父亲眼神里一半欣喜一半却是淡淡的哀伤。想必，是感喟在这小院梧桐树下，逝去的那段青春岁月了吧。

若在往年，此时的梧桐树该落花了，而奇特的是，院里这棵梧桐花却开得极为灿烂。跟父亲母亲在树下正啧啧称奇，表哥一家远远迎了过来。当我问起这树为何此时还在开花时，表哥说：“树是拥有超凡的灵性的植物，能够感知即将发生的一切。它之所以迟迟不肯落花，是因为知道亲人今日要归乡啊。”

一句话，惹得父亲母亲热泪盈盈。父亲轻轻拍着树干深情地说：“总会回来的，会的。”是啊，就算走的再远，游子又岂会忘了故乡，又怎会忘了，这棵开满花的树下，曾有着我们一家怎样的幸福！

李永海

泥土的清香

一把黄土，一滴雨水，就能让一个鲜活的生命腾飞。一片炙热的沙漠，注入一股清凉的甘泉，就能让这片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，变成一片芳草萋萋的绿洲。一滴滴勤劳的汗水淌下，滴入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中，黄土地就变成了鲜花盛开，绿树成荫，百鸟争鸣的肥美沃土。

春天到来，万物复苏。一年的农事也才刚刚开始。这时候的人们渐渐忙碌起来，大家牵出牛，套好车，分别把铁犁、二流杆、三流杆、横担、木耙、粪叉、铁锹等农用工具一一都装在车上。然后牛儿马儿们兴致勃勃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沿着马路直奔往田间地头。

春天的野外空气清新，风儿温和地轻轻吹来。蓝蓝的天空中，白云慢慢地飘动着。饲养了一冬天的黄牛和骏马，这时候一头头、一匹匹都肥得油光发亮。牛儿们这时早已踌躇满志，早已耐不住了寂寞。马儿们更是都争前恐后地使着劲儿，向前奔跑。

闲置了一冬天的土地，已是迫不及待，它等待着人们早些来翻耕，早些来播种。不久后这一望无际的田野，就变成了茂盛碧绿的万亩良田。到了秋后，玉米金黄，棉花朵朵。稻子压弯了腰，高粱醉红了脸，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。

扎好了铁犁，牛儿们排好了队伍，只听得扶犁人一声“驾”，蓄势待发的牛儿们，一个个较着膀子，低着头，蹬着四条有力的腿，猛地向前拉套。铁犁一下子扎在了泥土的深处，只听得“哗啦、哗啦”地响声，便把深处的泥土翻了出来。黑乎乎的牛粪和农家肥被掩盖了下去，大地深处的泥香一下子便被翻了出来。

另一块田地里，马儿们见平时走路都慢腾腾的黄牛们竟然拉着铁犁跑得飞快。于是不甘落后的马儿们，挺起了胸膛，仰起了脑袋，前腿较着劲儿，后腿用力蹬。四匹马都使足了劲儿，飞快地向前奔跑着。只听得后面的铁轮“吱吱、吱吱”响。犁片“唰唰、唰唰”地飞腾。一尺尺黄土被快速地翻飞了起来。只见后面的扶犁人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也顾不得头重脚轻。像是个喝醉了酒的汉子，整个身体是前倾后斜，咧咧歪歪，紧追慢跑才跟得上。在地头等着接替他的人看到他的狼狈相，乐的：“哈哈、哈哈”大笑起来。

耙好了地，整好了田埂。人们便拿着锄头，带着种子，怀着希望把一颗颗种子埋了下去。没几天功夫，一颗颗种子就发了芽。花生三五颗一伙，豆子四五颗一帮，小家伙们使足了劲儿，歪着脑袋，齐心合力地把盖在自己身上的泥土奋力顶开。一棵棵嫩绿的苗芽就钻出了地面。

阳光明媚，杏花盛开。桃花未尽，梨花就陆续登上了枝头。就连田间地头的梧桐树上，也开满了紫粉色的喇叭花。小燕子在空中俯视着这茂盛碧绿的田野，不时地发出“啾啾、啾啾”地赞美声。因为它看到原来光秃秃的黄土地，就这样被勤劳的人们打扮得多姿多彩。蜜蜂们在花儿间“嘤嘤、嘤嘤”地歌唱着，黄莺和画眉听了觉得还不过瘾，于是只好亲自站在树枝的最高处，“啾啾、啾啾”大声对唱起来。蝴蝶翩翩飞来，蝴蝶知道，自己只有翩翩起舞，才能融入这个美丽的景色中。于是，飞呀飞，舞啊舞，用自己最美妙的舞姿，来赞美这春天的景色。

一串串雪白的槐花绽放了，走进了五月。院子里，河堤上，到处是一片雪白。馋嘴的孩子们爬上了树枝，仰着头，伸着手，撸一把嫩白的槐花忙塞到嘴里。槐花刚一入口，顿觉得清香四溢，嚼上一嚼，令人口齿生香，那种浓浓的花香味，一下子便被吞进了肚子里。

五月的杏儿渐渐发黄。这时候再看枝头上，在青绿的叶子间，一串串，一个个，黄澄澄的杏儿，黄里透着红，红里散发出诱人的光泽。像是一个个杏黄的玛瑙，像又像是一个个滴溜溜圆的黄翡翠。如核桃一样大，正沉甸甸地坠在枝头，等待着人们前来采摘。

日头正烈，麦田金黄。阵阵热风刮来，麦浪如同滚滚波涛，麦子熟了。一把把镰刀被磨得铮亮，布谷鸟在空中高喊着：“开镰了，开镰了”人们正低着头，弯着腰，左手拢麦，右手拿镰刀。“唰唰、唰唰、唰唰”，功夫不大，一堆堆金黄的麦穗，像一座座小山，齐整整地摆放在了田间地头。

场里的麦堆更像是一座座高山，看着丰收的麦堆，人们笑在脸上，喜在心头。毒辣辣的日头正在头顶发挥着它的威力，人们拿着木杈、粪钩，把麦垛纷纷摊开。牛儿们拉着石磙一圈一圈疯跑了起来。麦秆被轧得“嘎巴、嘎巴”响，一颗颗麦粒乖乖地从麦穗上脱落了下来。

挑起空空的麦秆，放到场里的某个角落里，等打完了头茬小麦，再回来把它们一一收拾干净。人们拿起了刮板、木锹、扫把，把一层厚厚的麦粒收集。麦粒便成了一道道岭，又成了一座座横跨在大场里的山。小孩子们在场里疯跑着玩，在那道岭上攀过来，又跨过去。深深的脚印留在了岭上，那深深的脚印里，盛满了嬉笑，盛满了阳光，盛满了幸福。孩子们在那座山上，蹬啊蹬，蹬啊蹬。想一下子蹬到云层里去。一边蹬，还一边不时地发出“咯咯、咯咯”的嬉笑声。这欢乐的嬉笑声，传到了远处，传到了云霄里。

人们在这片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，他们是早起晚归，春种秋收。踏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出门，踩着傍晚最后一丝彩霞回家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多付出一份努力，就会多有一份收获。多洒下一滴汗水，就会多得到一份欣喜。人们盼望着春天，盼望着夏天，又盼望着秋天早早到来。因为到了秋天，大地处处飘香，沉甸甸的果实挂满了整个枝头。大地深处的泥香也随着庄稼的成熟散发了出来……

本版责编 缪峥嵘